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三三〇次会议

2018年8月23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亨特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阿多姆先生
	赤道几内亚	埃索诺·姆本戈诺先生
	埃塞俄比亚	瓜迪女士
	法国	盖冈夫人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科威特	阿尔穆纳耶赫先生
	荷兰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
	秘鲁	天野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典	奥雷纽斯·斯考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黑利夫人

议程项目

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秘书长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七次报告（S/2018/77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8-2647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对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逝世表示哀悼

主席（以英语发言）：正如安全理事会成员所知，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于8月18日去世。我相信，安理会成员将与我一同对他逝世的消息深表悲痛，并向他的家人和亲属致以慰问。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提议安理会现在为他默哀一分钟。

安全理事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秘书长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七次报告（S/2018/770）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先生；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米谢勒·科南女士；激进化和政治暴力问题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乔安娜·库克女士。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8/770，它载有秘书长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七次报告。

我现在请沃龙科夫先生发言。

沃龙科夫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秘书长，首先向最近发生恐怖袭击的国家表示慰问和声援。主席先生，我还要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安全理事会简要介绍秘书长关于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

的威胁以及联合国支持会员国应对这一威胁的一系列努力的第七次报告（S/2018/770）。

在编写该报告时参考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的意见，获得了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以及相关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帮助，并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以及其他联合国实体和国际组织进行了密切协作。按照第2253（2015）号和第2368（2017）号决议的要求，报告载有战略层面的威胁评估，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应对该威胁的努力所作贡献的最新情况。报告解释了伊黎伊斯兰国如何继续构成严重挑战，特别是其转变为秘密网络、其地区附属团体的活动以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回国和重新安置所构成的复杂威胁等方面的挑战。报告还阐述了会员国和联合国如何继续加强、完善和促进各种工具和措施的有效利用，以应对伊黎伊斯兰国构成的不断变化的跨国威胁。请允许我简要谈一谈报告的几个要点。

首先，报告指出，尽管所谓的伊黎伊斯兰国哈里发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其仍然是一个严重和重大的关切。自2017年底以来，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战败，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迅速撤退。总的来说，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成员人数估计超过20 000人，两个国家差不多各占一半。一些伊黎伊斯兰国的作战人员全面参与军事行动，其他人则藏身于持同情态度的社区和城市地区。伊黎伊斯兰国还下放了领导结构的权力，以减少进一步损失。因此，由于冲突持续不断，稳定局势面临复杂的挑战，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力量有可能在中期内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生存下来。此外，在阿富汗、东南亚、西非和利比亚也有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重要成员，在西奈、也门、索马里和萨赫勒也有少量成员。

第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国和重新安置带来的挑战仍然很复杂。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向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流动基本上已经停止。然而，反向流动——尽管比预期的要慢——仍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此外，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全球网络，特别是来自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将是多层面的，难以预测。例如，报告指出，在冲突地区积累的技能，例如制作简易爆炸装置和武器化无人机所需的技能，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国带来的危险之一。

第三，伊黎伊斯兰国从雏形国家结构演变为秘密网络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伊黎伊斯兰国在中东的资金状况比以前更难发现和分析，因为管理资金的行政职能已经转入地下。在结构变化之后，伊黎伊斯兰国仍然能够跨越国界，并经常通过中间国家，将资金输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在考虑伊黎伊斯兰国在世界各地，从中东和非洲，特别是北非、西非和东非到欧洲以及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活动时，报告指出了伊黎伊斯兰国的持续存在和影响，特别是通过其附属团体施加的影响。伊黎伊斯兰国还继续试图扩大其在阿富汗的存在，并且可以认为从阿富汗延伸到中亚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增加。在印度尼西亚，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地方小团伙网络Jamah Ansharut Daulah在5月份实施了一系列致命的自杀性爆炸，同时开创了利用家庭发动袭击的令人不安的先例。在欧洲，大量商业加密信息和监狱中的激进化问题让人担忧。

报告强调，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有效应对伊黎伊斯兰国构成的迅速演变的跨国威胁。报告还指出，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通过了关于反恐各个方面以及关于伊黎伊斯兰国所构成威胁的各项决议。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也仍然是这一努力中的一项关键全球工具。

秘书长的第七次报告还介绍了联合国系统加强为支持会员国而开展的反恐努力的协调性、一致性和有效性的最新情况。报告强调了联合国各实体正在与其他实体，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妇女署合作开展的工作，特别是我所在的反恐办公室与反恐执行局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联合国系统正在共同努力解决关键问题，如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有组织犯罪；边境管理和执法；国际司法合作；起诉；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以及反击恐怖主义宣传和动员社区参与。特别是，联合国反恐机构继续关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现象。

由反恐办公室和反恐执行局指导的联合国打击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能力建设执行计划已经更新和简化，以反映第2396（2017）号决议确定的优先事项。该计划现在包括40个项目，将由12个联合国实体执行。40个项目中有20多个项目专门关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返回和重新安置。为了更广泛地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国际合作、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至关重要。此外，恐怖分子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复杂，需要采取反制措施，特别是相当复杂和先进的技术措施。在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倡议下，会员国在今年6月举行的联合国会员国反恐机构负责人高级别会议上讨论了以上全部议题。

秘书长一直坚定致力于支持会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及其附属团体。他特别欢迎安全理事会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因为只有通过持续和一致的多层面应对，我们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祸患。

正如与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团讨论的那样，我也借此机会向安理会通报我上周访问阿富汗的情况。

我于8月14日至15日前往喀布尔，参加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为纪念国际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和悼念日而举行的会议。阿富汗政府发挥了领导作用，根据大会第72/165号决议，将每年的8月21日设为国际纪念日。会上，我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了支持阿富汗和世界各国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必要性。我重申了联合国承诺倾听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声音、尊重其权

利并为其提供支助和伸张正义。我还与一大批来自阿富汗各地的恐怖主义受害者见了面。他们向我诉说了恐怖主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他们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但却难以回答，例如：国际社会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但恐怖分子为什么还能搜集资金、武器和弹药，获得新的支持，从而得以继续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我们必须调查这一问题以及其他关键问题，满足受害者的期望。

我感谢许多安理会成员与秘书长和我一起在上周五为“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纪念展览揭幕。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数以万计在恐怖主义袭击中身心受创或失去生命的人。阿富汗过去九年有64000人伤亡。

在我访问喀布尔期间，我还获得机会与加尼总统、阿卜杜拉首席执行官、拉巴尼外长以及其他内阁成员和阿富汗政府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的高级官员举行高级别磋商。他们告诉我应从长远和区域的角度，结合阿富汗和平与和解进程来考虑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他们还指出，他们大力支持和平进程。为此，他们一致提议由联合国和区域及国际伙伴支持，于明年在喀布尔召开高级别会议，制定以阿富汗为重点的区域反恐战略。在喀布尔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大使、中亚各国大使以及北约坚定支持特派团副指挥官会晤期间，我同他们分享了这一想法。当然，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山本也参与了上述讨论。从一开始，他们就都对举行会议的想法表达了兴趣。

阿富汗政府还讨论了其反恐优先事项，包括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不断变化的威胁、边境管理和航空安全、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联系。我将进一步与联阿援助团、政治事务部、反恐执行局和《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其他实体商谈，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支持阿富汗的反恐努力。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期待继续与安全理事会、阿富汗政府和其他关键区域和国际伙伴紧密合作，确保阿富汗人民未来安全而有保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沃龙科夫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科南女士发言。

科南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各位成员让我有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秘书长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七次报告（S/2018/770）。我还要感谢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简要介绍该报告，并感谢他的团队根据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以及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提供的信息合作编写这份报告。

正如我们已经听到的那样，毫无疑问，来自伊黎伊斯兰国的威胁不断演变，给参与打击这一威胁的所有行为体带来重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自于：其一，伊黎伊斯兰国正在转变为一个全球秘密网络；其二，其区域附属团体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其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和重新安置构成潜在的威胁。

自从安理会通过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和重新安置问题的第2396(2017)号决议以来，过去了大约八个月。在我今天的通报中，我要强调与这一威胁相关的三个关键挑战。自从通过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问题的第一项决议——第2178(2014)号决议，该决议的重点是防止作战人员前往冲突地区——以来，侧重点已经转移到重新安置或返回原籍国、国籍国或第三国的作战人员身上。在反恐执行局与会员国的接触中，我们确定了这方面的趋势如下。

第一，尽管返回和重新安置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人数迄今为止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多，但他们的独特情况对会员国构成了一系列挑战。各国在按照第2396(2017)号决议的要求，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及其随行家属进行全面风险评估时遇到困难。要起诉返回和重新定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各种证据和管辖权方面也面临挑战。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修订现有的法律框架。检察官和调查人员需要有专门知识，包括使用基于现代技术的特殊调查技术。他们常常必须依靠军方收集的证据，或者依靠外国服务器上的数字证据。因此，加强司法合作和司法协助仍然至关重要。各国还必须为返回和重新定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制定有针对性的起诉战略。尽管会员国制定了一系列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的战略和方案，但对这些战略和方案的效力和影响知之甚少。

第二，大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已经进入一些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这给监狱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引起了人们对监狱内潜在的激进化日益担忧。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解决诸如监狱容量和安全、拘留条件和待遇、与暴力极端主义囚犯相关的具体需求和风险以及制订非监禁替代方案等问题。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反恐执行局与会员国接触时发现的第三个趋势。这一新趋势涉及即将释放的被监禁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所构成的潜在风险。各国越来越担心一些获释的作战人员有可能重新参与恐怖活动和趋向暴力的激进化行为。许多国家对于为这些人在监禁期间或释放后开发的风险评估和监测工具是否有效没有把握。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因缺乏他们在冲突地区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判处的刑期较短。在这种情况下，会员国在释放高危人员之前，鲜有机会让他们参与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方案。

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一领域、包括关于经验教训的数据收集和信息共享，以确保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方案采用健全的方法，并严格按照国内法和国际人权法实施。反恐执行局继续支持成员国努力确定该领域的良好做法。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只是伊黎伊斯兰国及其同伙造成的威胁之一。恐怖主义所滋生的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威胁要求我们时刻保持警惕。我们在代表反恐委员会开展国家评估访问期间，继

续强调会员国有效落实第2178（2014）号和2396（2017）号等安理会相关决议的重要性。过去6个月里，会员国与联合国实体一直在制订创新方法来应对这一威胁。请允许我强调几点。

我们继续支持会员国使用最新技术来保障其边界安全。第2396（2017）号决议在这方面提出了若干新要求，包括使用预报旅客资料系统、旅客姓名登记系统以及生物识别系统。我们应继续协助各国确保有效且负责地使用这些技术，充分遵守人权法等国际法，并适当考虑隐私和信息保护的问题。

近期公布的《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中负责任地使用和分享生物识别技术的推荐做法简编》是这方面重要的里程碑。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根据第2396（2017）号决议近期公布的《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免受恐怖主义袭击的良好做法简编》。

我们也继续与私营部门建立创新性新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我们不仅与行业中的大公司合作，也与小公司和初创企业合作。这种接触至关重要——例如，在恐怖主义案件中收集数字证据时就很重要。反恐执行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国际检察官协会正制定请求并收集跨境电子证据的指南，收集对象包括私营通信服务提供商，并将于9月向会员国发放一份实用指南。

反恐执行工作队反恐法律和刑事司法对策工作组也在最终确定联合国准则，以促进军队所收集、保存、分享的信息和证据的使用和可采性。

我希望强调，我们与包括妇女团体在内的民间社会继续接触，对于确保以全方位、全社会齐动员的做法打击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至关重要。我们与研究界的对话，特别是通过反恐执行局全球反恐主义研究网络展开的对话，仍在贡献新的真知灼见，助力分析最新趋势和发展。

全球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及其同伙的斗争仍在继续，包括反恐执行局和反恐主义办公室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在继续加强协调一致，以评估执行差距，

确定良好做法，为成员国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我们的团结和共同努力一如既往非常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科宁斯克女士的通报。

库克女士（以英语发言）：感谢安全理事会邀请我今天在这里讨论我与吉娜·瓦莱日前合著的报告。很荣幸能够提交我们关于达伊沙在战略、战术和行动中使用妇女和未成年人的研究，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须予紧急关注。这一重要问题虽然主要涉及到达伊沙，但如今在其他圣战组织身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表现。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问题所涉范围非常之广。我们第一次有证据表明，在80个国家约41490名已加入达伊沙的外国公民中，13%是妇女，12%是未成年人。这其中包括至少730个父母为外国公民、在行动区内出生的婴儿。因此，妇女和未成年人占到了附属于达伊沙的在案外国人员的四分之一。这些数字对一个恐怖组织来说史无前例，也突显出我们不仅仅需要考虑这些组织中的战斗人员，还需要考虑到与其相关的整个人员网络。

基于现有数据上的缺口，我们认为这一数字大大低估了真实情况。在接受审查的80个国家中，仅有26个提供关于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公开可靠数字。因此，我们仍然不完全了解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这些统计数据还不包括被阻止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以及冲突地区内可能已经自愿或被迫投靠达伊沙的当地妇女与未成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数量被大大低估，对其分析严重不足。因此，在针对达伊沙进行的一切评估和制定的全面对策中，妇女与未成年人可能遭到忽视。

达伊沙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妇女？这是因为，从2014年到2017年年末，达伊沙把自己打扮成思想纯洁的国家建设者，拥有并管理领土，给了妇女机会，让她们认为建设这个国家的雏形与自己利害相关，感到自己肩负着一种使命。达伊沙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妇女，包括来自五大洲的女学童和祖

母。这些妇女表示，她们在自己原先的社区中感到被歧视、被压迫、权利被剥夺，认为达伊沙给予了她们意义，让她们能扮演各种角色，包括公民、母亲、妻子，还有公职人员。达伊沙治内治外的妇女也谋求并扮演了更罪恶的角色，充当警察、招募者、筹资者、宣传传播者，怂恿人们加入达伊沙。

达伊沙通过多语种宣传进行有针对性、有性别差异的招募获取了妇女的支持。达伊沙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和图像强调，哈里发国能使享有妇女权利、增强妇女地位、赋予妇女使命感和归属感。达伊沙也利用了妇女个人和政治不满，把妇女的参与说成是宗教义务，承诺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免费医疗、教育、安排婚姻等等。

促使个人脱离自己的社会、接受达伊沙及其思想的因素复杂多样，必须逐个分析理解。我们还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动程度和动机水平不同。有些妇女坚信达伊沙思想，积极寻求支持达伊沙，独自或带着子女或家人投奔达伊沙，也有一些妇女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胁迫。

达伊沙也试图在其实际领土内外鼓动招募未成年人，把他们作为接班人培养成心目中的哈里发国未来的作战人员和意识形态守护者。该团体的宣传显示了它通过教育体系对儿童的系统洗脑。具体到男孩，他们必须参与军事训练营，这样做是为了让年轻新兵为进行战斗和参与暴力做好心身准备。通过这些工作，达伊沙企图打造一种强大形象，增强战斗力，甚至把未成年人作为武器使用。

和妇女一样，未成年人也非千人一面。他们通过不同的招募渠道进入达伊沙，充当的角色也不同，有人只是所谓哈里发国公民，也有人是在童养媳，更有人充当间谍、战斗人员和刽子手。因此，我们建议根据性别和年龄考量，把投靠达伊沙的未成年人细分成三类，以区分不同程度的个人能动性，从而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追责。这三类是4岁以下的婴幼儿，其中许多可能出生在达伊沙控制的领土上；5至14岁的儿童，他们大多数似乎由父母或监

护人带入；15至17岁的青少年，其中有些人独自投奔达伊沙。

虽然所谓哈里发国的领土陷落是这一团体的重大转折点，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等同于它已经停止活动或不再是重大问题。这仅仅是一个变化阶段，因此，此时尤其需要评估与达伊沙有关联者目前和今后的身份，包括妇女和未成年人的身份。估计有7366名（即20%）与达伊沙有关联者已返回其出发国，或似乎正被遣返回国。但据登记，回返者总人数中仅有256人（即4%）是妇女。相比之下，据登记，多达1 180（即17%）的回返者是未成年人，这意味着有些会员国优先遣返了未成年人。

除回返者之外的大量妇女和未成年人目前的状况也需要立即关注和澄清。我们发现，有些妇女和未成年人被羁押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沦落于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仍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达伊沙有关联，流落至第三国，还有一些已经遇害。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状况不明者人数众多。我们还强调对孤儿和无国籍未成年人的状况高度关切，他们唯一的身份可能是作为达伊沙的附属人员，他们尤其需要具有针对性的定制的干预。

我们认为，妇女可在宣扬达伊沙的理念和传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种看法依据多种考虑，其中包括一些人受到鼓动而把这种理念传给自己的子女，她们在达伊沙扮演的邪恶的支持角色改变了关于妇女在该团体内作用的讨论方向，还有一些妇女接受了达伊沙的作战训练。大量无论是成功还是被挫败的袭击事件证明了一些妇女可带来的安全危险。

未成年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亲眼目睹、有些情况下积极实施的达伊沙暴力的伤害。有证据表明，男孩和乳臭未干的少年已经被卷入达伊沙直接控制地盘以外的自杀式袭击，该团体的宣传继续叫嚣和鼓动其各种年龄的士兵在海外实施有人指导和独立的攻击。但是，我们也承认，许多妇女和未成年人不太可能成为安全威胁，相反，许多人寻求

脱离该团体及其理念。我们的研究再次确认，纳入性别和年龄方面的考虑以评估达伊沙及其附属人员所构成的一系列威胁，同时确保在共同的脆弱性与风险以及在军事、刑事司法、复原以及重返社会等各方面工作中体现出这些因素至关重要。

此刻给我们国际社会既提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挑战，也提供一种机遇。现在，我们的大量证据确认，妇女和未成年人作为两个有差异的细分群体，必须在我们了解当代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工作中加以考虑。只有强化质和量两方面的证据，我们才能制订更有效、全面以及可持续的对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Cook女士的通报。

现在，我谨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沃龙科夫先生和Coninsx女士就秘书长关于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威胁的报告（S/2018/770）所做的通报。我们还愿欢迎Joana Cook女士，并感谢她分享其关于达伊沙妇女与未成年人报告的主要结果，这表明，邀请民间社会和研究人员的讨论提供信息具有价值。

2014年夏季，达伊沙席卷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山谷，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对这个曾是文明摇篮的地区的千百万民众实行无情统治。此后的三年中，达伊沙指挥、鼓动或者促成的袭击夺走3万多人生命，其中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外的181起袭击事件。世人的反应是结成打击这种威胁的全球联盟，包括我国在内的多国的军事行动把达伊沙赶出几乎其所有地盘，使千百万民众从其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今天我想强调的要点是达伊沙尚未被击败，它出现的根源仍有待解决。

英国赞同秘书长报告做出的评估，即：达伊沙对丧失地盘做出的反应是演变为一个隐秘的分支广泛遍及阿富汗、利比亚以及也门的恐怖主义网络。达伊沙利用那些无人管理的地方和薄弱的国家。其

恐怖分子并不一定需要集中指挥，并且已经展示出在欧洲和东南亚发动攻击的能力。

秘书长的报告估计，多达2万名达伊沙作战人员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其中包括许多国家的公民。约900名与联合王国有关者已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冲突。约40%的人已于达伊沙所谓的哈里发国的早期返回联合王国，约20%的人被认定死亡。剩余者仍在伊拉克、叙利亚或者其它地方。我们应对这种持久威胁的办法应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必须继续打击达伊沙的军事行动。英国部队继续发挥其作为全球联盟一员的作用。联合王国主导了打击达伊沙的战略通信这一关键领域。今年，英国政府承诺，再向据我们评估面临外国作战人员返回危险最大国家的反恐项目提供2000万英镑。

其次，我们应继续把我们的侧重点摆在预防上，处理达伊沙出现的根源，这意味着做出更多努力，支持伊拉克的和平与和解以及叙利亚持久的政治解决。这还意味着，要应对具体的人道主义问题。例如，全球多达20%的外国作战人员是妇女和女孩。前往加入达伊沙的4万人中近10%是未成年人，其中许多人目睹或者经历了可怕的暴力，受到激化的影响。一些人将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这些未成年人成为下一代恐怖分子。

基于安全理事会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威胁的责任，联合国可在打击达伊沙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安理会通过有史以来首项关于航空安全的第2309（2016）号决议，使空中旅行变得更加安全。它还在第2178（2014）号和第2396（2017）号决议中处理了外国作战人员带来的威胁。早在2005年，安理会通过第1624（2005）号决议，谴责煽动行为，驳斥一切企图为恐怖主义行径开脱或对其进行美化的图谋。安理会应愿意考虑采取更多行动，以打击恐怖分子使用因特网进行宣传 and 筹资。

预防是联合王国反恐做法的一个重要支柱。我们的目标是查明任何可能有激进化危险的人。我们力求将其重新融入社会。包括卫生、教育、社会服务以及警察在内的各种机构和地方政府定期开会，以识别有风险的个人，并引导他们参加去激进化专家开展的各种方案。这种做法侧重于预防而非犯罪之后的起诉，已使联合王国500多人摆脱恐怖主义。多年来，我们吸取经验教训，细化我们的“预防”方案。我们随时准备与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分享我们的经验。

那些相信自身信念与价值观、对政府进行问责的社会是对恐怖主义病毒具有抵抗力的社会。成功的关键是多国的伙伴关系。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些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即使是达伊沙正在失去对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之时。我期待今天关于我们如何能够一道行动，防止和打击达伊沙不断演变的威胁的讨论。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黑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外交大臣，我感谢你前来主持本次非常重要的通报会。欢迎你来到纽约。

美国感谢联合王国坚定不移的反恐承诺。它是击败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我们赞赏它在该问题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各位通报人。

仅三年前，伊黎伊斯兰国曾猖獗一时。这些恐怖分子夺取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并对首都构成威胁。在叙利亚北部，伊黎伊斯兰国利用其安全避风港来策划袭击，对新征人员进行激进化。这是一种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可以忽视的威胁。美国增强了努力，以便应对这个挑战。我们没有单枪匹马应对这个挑战。我们团结建立了一个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这是一个志同道合国家和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应对这一罪恶现象。我们的队伍壮大了，这个全球联盟现在一共有77个成员，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共同取得了重要进展。伊拉克得以宣布，其领土已从伊斯兰国那儿获得解放。联盟把伊斯兰国赶出了它过去的大部分领土和叙利亚。但是，斗争没有结束。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核心死忠分子仍然留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是一个有韧性的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在取得这么多成就之后，我们不想给伊斯兰国重组的空间。我们将继续作出艰苦努力，以确保从长期击败伊斯兰国。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与我们的伙伴合作努力，帮助受害者重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我们联盟中的伙伴一直在清除废墟、排雷和恢复电力及其它服务。自拉卡获得解放以来，这使15万叙利亚人得以回返，这座城市曾经是伊斯兰国的首都。由于捐助方慷慨解囊，提供了约3亿美元的新的稳定基金，这项工作将继续下去。

我们欢迎这些伙伴发挥领导作用，增强努力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的共同贡献表明全球联盟的持久力量。但不幸的是，击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将不是事情的结束。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伊斯兰国的仇视意识形态已经在世界上新的角落，如阿富汗、尼日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和西奈等地方扎根。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伊斯兰国这个敌人不断调整适应，并且将寻找世界上治理缺失的地方。我们必须让伊斯兰国没有安全的藏身之处。在许多这些地方，这意味着对各方施加真正压力，以便结束已持续多年的冲突。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加强国家权威和扩大机构的覆盖面上，使伊斯兰国没有喘息空间来扩张和策划新的袭击。

我们也不能忘记基地组织构成的长期威胁。伊斯兰国近年来或许得到了更多媒体报道，但是，基地组织领导人仍在世界各地策划袭击。这包括基地组织在叙利亚、也门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大量残余势力。我们未来的反恐斗争将呈现与过去挑战不同的面貌。我们的敌人将不再控制跨越多个国家的大片领土。他们藏在阴影之下，或者国家政府隐蔽他们或故意无视的地方。这些恐怖分子从未停止过寻找新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能放松防卫。

我们知道对这场战斗来说至关重要的工具。美国在第2396（2017）号决议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项决议建立了最高标准，以便各国阻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旅行。每个会员国都必须全面执行这项决议，以便切断恐怖分子用来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的路线。这意味着确保会员国使用并共享最新技术，如乘客名单记录、监测名单和生物识别信息，从而识别试图越过我们边界的威胁。使用这些手段来对所有旅行人员进行筛查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会员国必须制订战略，处理作战人员可能试图返回家乡的问题。正如今天我们其中一位通报人提到的那样，不仅男性，还有妇女和儿童都试图加入恐怖团体。根据第2396（2017）号决议，每个国家政府都必须把起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及他们和家属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的全面战略作为重点。

我们还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制裁制度，以便切断恐怖主义团体和继续支持这些团体机构的资金。在有必要使用武力的情况中，美国将深化我们与反恐国家之间的长期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永远不会在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恐怖主义威胁方面迟疑不决。

今天，在我们回顾打击伊斯兰国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为明天的挑战作好准备。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决心，我们将赢得胜利。恐怖势力将永远不会获胜。反恐斗争将采取不同形式，但结果是确定的。美国将继续作为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力量，直至我们击败这个威胁。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确实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

我国代表团感谢主管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先生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米谢勒·科南女士今天作情况通报，我们再次对他们的重要工作表示全力

支持。我们也赞赏激进化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的乔安娜·库克女士作了内容详实的发言。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超越地方和区域层面，成为一个全球问题，是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特别是由于恐怖主义团体和组织发展了能力，通过包括数字平台在内的各种平台来协调犯罪活动，并且利用不同手段和宣传来远程招募人员。

有鉴于此，必须重申，不能也不应把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挂钩。不应出于任何原因把这些特征用作打击或预防恐怖主义措施的正当理由。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恐怖主义所构成威胁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这些人返回原籍国，并且在各个冲突地区之间流动，令人感到关切，需要各国加大行动力度。事实上，自2011年以来，已有来自约100个国家的3万多名作战人员主要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这表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尤其是考虑到在铲除“达伊沙”方面不断取得的胜利。

必须记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并非突然或自发出现的现象。相反，他们是意识形态激进化进程和一旦到达实地即接受使用武器和爆炸装置，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军事训练的产物，根据秘书长的报告（S/2018/770），此外，正如库克女士所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甚至涉及整个家庭，包括妇女和儿童。因此，必须认识到，招募人员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与其社会经济状况和在听到物质和个人好处承诺以及意识形态或教派信仰时的脆弱性相关。这当然必须与分析和评估恐怖主义出现的结构性原因，包括更迭政权政策和干预主义齐头并进。

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还必须如《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支柱一和二所规定的那样，把重点放在执行发展、包容性和对话措施上。同样，执行第2178（2014）号和第2396（2017）号决议在制订战

略和作出决定时尤其重要，它们提出了解决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问题的必备要素。

此外，恐怖主义团体和涉及贩卖人口和走私武器、弹药、石油及其副产品以及文物资产的跨国犯罪组织，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明显，因为通过实施这些犯罪，这些组织获得经济资源，并且通过洗钱和其它寻求破坏或消除国家控制的其它机制，把这些资源合法化。

我们必须查明这些网络和支付机制，以便采取具体行动，消除这些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利用经济和财政资源的能力。同样至关重要是，国际社会应集中努力调查恐怖主义团体是否利用避税地，并采取联合行动消除这些避税天堂。

我们还必须加强各国果断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能力。为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合作、共同努力和援助当然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安全理事会和本组织为打击恐怖主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得到会员国的最大支持和参与，并力求加强各国在预防领域和反恐努力方面的能力，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样，依法追究责任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根据国际法对犯下此类罪行的责任人进行充分的调查、起诉和最严厉的惩罚。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再次表示坚决支持以透明和平衡的方式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及其四大支柱。我们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在打击这一祸害的斗争中采取果断行动，利用《联合国宪章》提供的一切手段，履行在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决议框架内作出的承诺。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要感谢沃龙科夫先生就秘书长关于达伊沙所构成威胁的第七次报告（S/2018/770）所作的内容丰富的通报。我还感谢科宁克斯女士和库克女士所作的非常有启发性的通报。我要特别赞扬激进化问题国际研

究中心通过其关于附属于达伊沙的妇女和未成年人回返问题的报告所做的出色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强调，尽管失去了其地盘，但达伊沙继续在当地和全球构成严重威胁。达伊沙网络在全球转入地下、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广泛网络、以及恐怖主义宣传的吸引力，所有这些只会使这一威胁更具复原力。面对一个不断在进行自我调整的敌人，我们的反应也必须不断变化。

因此，我希望强调法国认为我们的努力能够而且也必须扩大的四个方面。

首先，我要谈谈国际联盟针对达伊沙的行动。这些行动必须继续下去，以便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主义组织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完成打击这个恐怖团体的斗争，该团体几乎失去了其全部地盘。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我们的军事行动得到民事方面努力的补充，这些努力旨在促使从达伊沙手上解放出来的地区实现持久稳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重建，比如在伊拉克进行重建，以履行在2月份举行的重建伊拉克问题科威特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承诺。重要的是，所有利益攸关方和联合国系统必须继续动员起来，将其努力转化为相关各国人民的切实进展。

我们还必须通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施多元化和包容各方的政治解决办法，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以满足人民的深层与合法关切。结束对达伊沙在黎凡特所犯罪行有罪不罚的现象，对于重建包容各方的和平社会至关重要。在这里，我特别指的是达伊沙对儿童的严重侵犯，以及对6000多名雅兹迪人的性暴力和奴役。在这方面，法国重申完全支持联合国为查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犯下的严重罪行而设立的国际独立调查机制，并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整个系统为此而携手合作。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的第二个领域是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斗争，这是法国的最高优先事项。虽然地盘的丧失大大减少了达伊沙的收入，但该团体制定了越来越复杂的适应战略。因此，我们的法律和

运作框架也必须不断加以调整和加强，以提高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加强信息共享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为此，今年4月法国组织了一次关于打击资助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的国际会议，有70个国家和大约20个国际组织参加了会议。会议最终通过了《巴黎议程》，这是加强我们努力的有效路线图，我们呼吁履行在这一框架内作出的承诺。

第三，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团体使用互联网的现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互联网公司已经动员起来，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8月22日奥马尔·巴格达迪在《电讯报》上发表的一份长达近一小时的声明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将继续努力，包括在欧洲层面进行努力，更有效地阻止传播助长激进化的恐怖主义宣传，以及利用互联网资助恐怖主义的现象。

最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迁移和回返仍然是我们各国必须面对的更普遍的威胁。科宁克斯女士雄辩地描述了这一挑战的复杂性，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加快步伐，努力追寻、监控和跟踪那些通过不断传播信息而构成风险的人。鉴于有关档案的多样性，军事、民间和金融情报服务机构之间密切合作，以及与司法机关的合作，对于加强情报与刑事司法行动之间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

教育、社会服务和司法对于帮助家庭至关重要。通过我们的国家机制，法国特别强调在社会、心理和教育各方面照顾儿童，以促进他们融入社会。因此，我们将于今年9月在巴黎主办一次由反恐办公室组织的区域会议，讨论在充分尊重人权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随同儿童的问题。

我要强调，联合国必须继续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团结作用，特别是在达伊沙建立了存在或已经渗透的地区。法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各机构努力确定需求和必要的反应，并在6月底在此举行的

联合国会员国反恐机构首长高级别会议之后，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来到安全理事会。你亲自主持今天的会议，确实让我们深感荣幸。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你和你在纽约这里的伟大团队卓有成效和高效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谈到今天的讨论，我要感谢沃龙科夫先生、科宁克斯女士和库克女士所作的通报。

在发言中，我将集中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威胁和我们的对策；第二、妇女和儿童的作用；第三、追究责任。

首先，关于威胁和我们的对策，我们刚刚听说伊斯兰国所构成的威胁已经发生变化，但肯定没有减弱。这就要求国际上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随着伊斯兰国转变为一个秘密网络，我们必须在金融情报和公私伙伴关系方面有所投入，以打击对伊斯兰国的资助。

随着伊斯兰国加强其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预防和地方社区的复原力上。同时，随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回返和迁移，我们必须通过旅客姓名记录系统来监测并打击恐怖分子的旅行活动。我们必须加强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

恐怖主义问题应当继续得到我们的极大关注。我们不能因反恐疲劳而松懈。我们必须投入进行国际合作。

我的第二点侧重于妇女和儿童的作用。库克女士今天在通报中强调了民间社会参与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一种全社会的方法，在这方面，妇女和青少年是关键。与此同时，正如库克女士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伊黎伊斯兰国的妇女也可能是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而伊黎伊斯兰国的未成年人首先是受害者，但也可能构成威胁。因此，在处理伊黎伊斯兰国的妇女和未

成年人时，需要采用一种将预防、起诉和康复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有鉴于此，荷兰王国和美国在全球反恐论坛框架内密切合作。我们一起收集了良好做法，以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家属返回的挑战。这些良好做法产生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9月26日在纽约这里举行的全球反恐论坛部长级会议将核准这些指导方针。安理会成员可能知道，全球反恐论坛由摩洛哥和荷兰王国担任共同主席。我们将确保向所有会员国提供这些指导方针。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第三点：追究责任。我们需要确保恐怖主义不会逃脱惩罚。我们在安理会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是追责。荷兰王国赞成按照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的提议，设立一个国际罪行专门法院。我们还继续支持伊拉克调查小组和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IIIM)为收集针对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的证据所做的努力。我们期待着安理会12月份由调查小组特别顾问所作的第一次通报，并呼吁所有会员国与独立机制合作并给予支持。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追究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对其令人发指行为的责任，特别是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

最后，上周五我们在联合国这里缅怀并悼念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听取了秘书长和沃龙科夫先生影响深远的发言。但是我们也听到了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家属和袭击幸存者的个人故事。我们从今天的讨论中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悲伤。如果我们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动力来把我们的言论变成行动，那就让在联合国这里发言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发出的勇敢声音作为动力：他们指望着我们，这是我们对他们应尽的责任。

天野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欢迎你今天的光临，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并赞扬联合国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们也感谢弗

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先生、米谢勒·科南女士和乔安娜·库克女士的通报。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所谓的伊斯兰国虽然被削弱，但仍继续成为一个秘密的全球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通过附属组织在中东和亚洲的其他地区以及非洲大陆有着强大的存在。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联合国在过去六个月中对反恐议程的重视，这反映在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进行的第六次两年期审查和6月底第一次会员国反恐机构负责人高级别会议的成功举行。

尽管国际社会使达伊沙遭受了军事挫折，但是该恐怖组织正试图利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来煽动、动员和指导其追随者在其原籍国发动袭击，并筹集资金和吸引新的追随者，从而保持其影响力。我强调必须继续加强旨在打击这种全球恐怖主义表现的政策。这包括在这种宣传的目标受众中，特别是年轻人中，促进数字领域中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此外，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8/770)所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返回或重新安置以及越来越多的“失落旅行者”也构成了重大威胁，尽管程度低于预期。因此，我们强调需要实行全面的刑事司法战略，充分尊重人权和正当程序。这些战略还必须考虑到性别因素，并纳入旨在保障儿童权利的方法，特别是在返回或重新安置作战人员的家属方面。

我必须特别提请注意监狱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进入国家刑事司法系统时的作用：必须确保监狱不成为进一步激进化和招募的场所。

达伊沙的融资进一步引起特别关注，尤其因为该组织以秘密方式运作，不再试图管理更大的领土，尽管它保持着叙利亚东部油井、强制征用和绑架等一些收入来源。在这种背景下，会员国必须铭记，除了加强金融情报系统之外，还必须采取措施监测恐怖分子使用的现金。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请注意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之间日益明显的联系——这一现

实反映在报告中，特别是资助恐怖主义与洗钱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包括贩运人口、毒品和武器在内的其他来源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正如安全理事会2018年5月8日主席声明(S/PRST/2018/9)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认为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动态。

我们重申，犯罪绝不能逃脱惩罚。我们必须确保追究责任。为此，在冲突地区收集证据和收集数字证据是一项主要挑战。因此，我们欢迎“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所取得的进展，以及调查小组开始运作，调查在伊拉克犯下的罪行。

我们也欣见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的监察员获得任命，这将使这一重要附属机构能够根据保障正当程序的规则进行运作。

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促进所有会员国之间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方面可以发挥根本作用，它可以指望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做出最充分的承诺。

阿尔穆纳耶赫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主管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的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先生；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米谢勒·科南女士；国际激进化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乔安娜·库克女士，就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所作的宝贵通报。

我要在发言中重点谈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达伊沙”造成的威胁；二是技术和恐怖主义团体；三是人们所希望的国际合作。

第一，关于“达伊沙”造成的威胁，尽管该团体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日渐式微，但它仍有能力危及区域和平与安全。据估计，“达伊沙”目前有20000名能够迅速适应其行动环境的作战人员。它已从一个区域实体变成了一个形迹和财政资源均难以追踪的秘密网络。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回流和迁移的现象对其祖国以及第三国均构成威胁，因

为他们获得了战地军事专门知识。有鉴于此，我们大家必须采用一种全面的集体办法，采取预防措施应对这一现象，包括就这一问题交换信息。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联合国在反恐能力建设领域向会员国提供支持。

第二，关于技术和恐怖主义团体，社交网络仍然是恐怖主义团体传播其激进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努力，一道采取措施，防止和打击这些团体利用技术和通信的行为。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联合国在加强与小型技术公司和各国政府合作的框架内发起各种举措，以期限限制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从事恐怖活动的的能力。

第三，关于人们所希望的国际合作，科威特国谨强调，为了应对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在信息交流、边境安全、加强保护、应对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环境以及防止煽动恐怖行为等方面开展合作。我们还必须限制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获取财政支持，对他们构成的威胁进行评估，并执行相关建议。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努力按照国际法进行司法起诉，帮助这些人员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

我们还鼓励加强各国与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以便交流信息和专门知识，并实施联合反恐方案。此外，我们鼓励会员国利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它相关国际组织提供的相关方案。

我们强调，必须对犯下恐怖主义行为和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人追责。有鉴于此，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第2379（2017）号决议设立调查小组，支持旨在追究“达伊沙”在伊拉克境内所犯罪行的责任的努力。

科威特国作为在国际层面打击“达伊沙”联盟的一员，做出了各种努力。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月13日主办了打击“达伊沙”国际联盟部长级会议，7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与会，制定了打击恐怖

主义的各项战略和计划。这是“达伊沙”在伊拉克境内被击败后，国际联盟首次召开这样的会议。

科威特国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其背后动机如何。这是一种不可辩解的犯罪行为，不得将其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相联系。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必须调动国际社会做出各种努力，采取措施，确保尊重人权，实行法治和善治，并确保各宗教和平共处，其象征和神圣性得到尊重，同时处理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环境，停止煽动仇恨，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暴力，这样才能应对这一刑事祸患。

吴海涛先生（中国）：中方感谢沃伦科夫副秘书长和科尼兹主任所做通报，欢迎古特雷斯秘书长提交应对“伊斯兰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报告。中方也认真听取了极端化研究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库克博士的发言。

近期，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给有关国家带来巨大伤害。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影响超越国界，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应对。面对挑战，国际社会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合力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切实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结合恐怖主义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第一，应进一步凝聚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共识。国际社会应坚持统一标准，采取零容忍、无差别态度，不论恐怖分子身在何地，打着什么旗号、针对任何国家、采取何种手段，都必须坚决打击。国际反恐努力应尊重当事国主权和当事国反恐主体责任，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

第二，应合力解决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国际社会应推动政治解决地区问题，帮助会员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脱贫，不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和宗教挂钩，推动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平等对话，和谐共处，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第三，应切断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动网络。近期，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遭到重创，但恐怖作战人员流动和“回流”问题仍严重威胁原籍国、途经国、目的地国安全稳定。有关国家应加强边境管控和执法合作，分享情报资源，加强能力建设，合力阻遏恐怖作战人员流动。

第四，应打击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从事恐怖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恐怖组织煽动恐怖活动、招募恐怖作战人员、策划恐怖袭击的重要手段。国际社会应加强互联网领域监管，阻断恐怖组织利用网络扩散极端思想和进行恐怖融资。联合国反恐机构应加强协调，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网络反恐能力建设。

中国是国际反恐阵营重要成员。近年来，中方深入参与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审评和会员国反恐机构负责人高级别会议，通过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支持会员国反恐能力建设，为国际反恐斗争作出重要贡献。

中方将继续参与和推进多、双边反恐合作，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反恐物资和能力建设等援助。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弗罗内茨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 我谨感谢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副秘书长、米谢勒·科南执行主任和乔安娜·库克女士内容翔实的通报。我也要感谢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以及联合国反恐办公室提交秘书长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应对这一威胁所做各种努力的第七次报告(S/2018/770)。

最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机构努力提供战略层面的报告，并日益加强与其它利益攸关方的合作。我们在承认联合国会员国当局在应对恐怖分子不断变化的威胁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的同时，应鼓励、支持

和赞扬国际、宗教和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参与。此外，在打击恐怖分子时必须遵循国际人权标准。从长远来看，若要打击恐怖分子，还必须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包括暗淡的发展前景和不佳的人权状况。请允许我着重谈谈对于打击“达伊沙”至关重要的四个问题。

第一，关于防止“达伊沙”的袭击及其网络的扩张，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已失去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领土的控制，但在这两个国家及其周边，它仍然是一个威胁，威胁方式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恐怖主义团体及相关的迁移现象。必须继续做出努力，在东南亚、利比亚、阿富汗、西非以及其它地区和国家阻止“达伊沙”及其附属团伙的建立和扩张。必须防止“达伊沙”及其附属团伙发动卑劣的袭击，如5月份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那次袭击。在这方面，加强边界管理和执法至关重要。我们在肯定这些地区内部旨在提高标准和加强合作的努力的同时，呼吁进一步推动这些努力。

第二，关于制止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和资金流，包括据报其成员曾投资的企业。我们还应查明并解决滥用新型支付方式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些支付方式仍然不受管制的国家。会员国应加强金融情报工作，使用各种打击恐怖主义筹资的工具，并履行冻结“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各实体资产的义务。联合国及其它相关行为体在这方面提供援助至关重要。我们欢迎为此所做的努力，并鼓励继续这么做。

第三，关于确保追责和杜绝再犯，鉴于外国作战人员及其家属向第三国迁移，必须加倍努力开展国际司法合作，起诉恐怖分子，对他们进行改造，并帮助其融入社会。这就需要加强包括证据在内的各种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共享，这项工作应符合人权和法治。此外，还需要发展相关的伙伴关系，并制定相关战略，包括监狱系统中被判犯有恐怖罪行的人获释后战略。必须适当解决这些人重返社会方面的挑战。我们欢迎在这一领域所做的相关工作，

包括报告中提到的倡议，并支持进一步发展该倡议。

关于反击恐怖主义言论以及让社区参与其中，尽管我欢迎联合国实体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办法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但我还要强调性别层面。妇女和女孩特别容易遭受恐怖分子的剥削、贩运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因此，有必要根据第2331(2016)号决议，指定适当的人员和设施，为恐怖主义的女性受害者提供因人制宜的应对措施。我赞同报告中的看法，即，让妇女充分参与，并增强其权能，对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反恐方案的成功至关重要。我鼓励采取措施促进妇女有系统地参与，支持妇女这方面的举措。宗教领袖和青年的参与也至关重要，应予以鼓励。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向你保证，波兰作为打击“达伊沙”全球联盟的一员，不会停止打击伊黎伊斯兰国活动的努力。我们呼吁其它国家也这样做，我们随时准备为此开展合作。

乌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轮值主席联合王国召开本次通报会。我们欢迎杰里米·亨特外交大臣，他主持今天的会议让我们感到荣幸。我还感谢副秘书长兼反恐办公室主任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助理秘书长兼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执行主任米谢勒·科南女士、激进化和政治暴力问题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乔安娜·库克女士富有见地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谨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议。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恐怖行为在策略上呈明显的不断变化的趋势，可用“低成本和本土化”来描述此种恐怖主义。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日益衰弱，促使该团体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在其居住地举行重大社会、政治、体育、宗教和文化活动期间，使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所谓的自主圣战。我们看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以及装载炸药的车辆和无人机的自杀式袭击者人数增多。现在，此类战术四处蔓延，造成了严重破坏，外国

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回流和迁移加剧了这一情形。后者获得了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地区利用地雷和其它爆炸物作战以及开展军事行动的实用技能。令人震惊的是，激进分子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被恐怖分子用来达到如下邪恶目的：传播激进意识形态，以及在实施致命恐怖行为时充当帮手甚至实施者。

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那样，中亚是恐怖活动的潜在目标。秘书长的报告(S/2018/770)指出，该区域面临的重大威胁来自阿富汗北部最大的恐怖主义团体，这是因为，激进分子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流入此地，试图将恐怖活动扩散到该区域及其周边。在被逐出伊拉克后，这些激进分子将阿富汗视为建立一个世界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即扩大由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塔利班前成员、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及其他人组成的所谓的“霍拉桑省”——的跳板。因此，国际恐怖组织将试图向中亚渗透并在那里煽动恐怖活动。为这一进程推波助澜的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使中亚国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激进化，从而导致伊斯兰教的各种非常规宗教运动的四处扩散，其信徒成为一个为恐怖团体补充人员的可供招募的群体。

此外，鉴于伊黎伊斯兰国的地位有所削弱，基地组织及其区域分支的权威正在逐渐增强，从而在反恐斗争中形成了另一个危险阵线。在此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呼吁全力巩固国际、区域和国家反恐系统。应高度关注防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特别是蔓延到年轻人当中，这是一大优先事项。

在区域一级，哈萨克斯坦通过处理《中亚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联合行动计划》的所有四大支柱，积极执行这项行动计划。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中亚预防外交中心）、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执行局于5月在阿什哈巴德成功启动了《中亚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区域联合行动计划》第三阶段工作。哈萨克斯坦是第一个为其活动提供财政支持的国家。我们感谢其他捐赠国——首先是俄罗斯联邦——的财政捐助。联合计划框架内的首批活动之

一是一场主题为“消除助长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的区域讲习班，由中亚预防外交中心和反恐主义办公室于5月在阿斯塔纳举办。

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哈萨克斯坦重申我国在6月于纽约举行的会员国反恐机构首长高级别会议上提议的步骤：第一，通过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实现无恐怖主义世界的行为守则，作为联合国会员国通过协同努力参与集体反恐斗争的多边政治承诺；第二，严格控制并最终制止毒品贩运、自然资源和文物的非法贸易以及使用新的技术和支付方式，这些是恐怖主义资金的主要来源；第三，在会员国之间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以防止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查明网络空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第四，加强在区域和国际数据库中分享恐怖分子的生物特征信息，以便及时获得企图实施破坏的团体和个人的信息；第五，在互联网上交流取证和遏制恐怖主义思想的最好做法——同样重要的是打击网络活动——第六，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遏制自我激进化，防止极端组织招募公民；第七，确保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补充安全努力，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其它真正的出路。

最后，我谨重申哈萨克斯坦支持反恐主义办公室努力按照秘书长的提议，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国家反恐主义协调员全球网络。我们致力于充分参与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多边努力。

奥雷纽斯·斯考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首先，我谨感谢副秘书长沃龙科夫、执行主任科宁塞科斯和库克女士内容翔实的通报。我们特别高兴今天能在这里看到库克女士，因为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见解极其宝贵，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以最佳方式应对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威胁。我感谢她作了介绍。民间社会往往最有能力确定激进化的风险，如果不加以预防，激进化会导致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的协作。在这方面，我们赞赏沃龙科夫副秘书长

不断努力加强反恐主义办公室与民间社会的合作。

恐怖主义与冲突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尽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已被大范围击退，但它仍在深度参与一些旷日持久的局部冲突——例如在阿富汗和利比亚。因此，不能孤立看待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而必须在我们解决和预防冲突及促进和平的总体行动中看待这些努力。若要就充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和平议程应是这些努力的核心。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项更加长期的努力，但其仍然是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关键，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应该是我们的最优先事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许多方面与该议程相关，尤其是带来了希望。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16所反映的那样，确保金融系统的可持续性直接关系到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而后者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国司法部长参加了4月在巴黎举行的“切断恐怖主义财源”会议，我们也在这方面进行了重要的国内改革。我们随时准备参加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努力，通过联合国、金融行动任务组和欧洲联盟的集体努力，进一步改进切断供资渠道的系统。

确保问责应该是我们反恐努力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尤其感到关切的是，恐怖组织犯下的包括性奴役在内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仍未受到起诉。必须追究犯下这种恐怖罪行的人的责任。重要的是，不仅要阻止更多此类行为，而且要确保为恐怖主义的无数受害者伸张正义。我们欢迎在本周二迎来了首个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

我们欣见，在反恐斗争中，对性别层面和儿童权利的关注有所增加。库克女士的通报提醒我们，这些问题应得到更多关注。例如，我们必须定制面向儿童且区分性别的康复和重返社会方案。

我谨借此机会强调我们本国的一些反恐经验，我们认为这可以启发其他国家。

去年，我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问题国家协调员提交了一份关于我们所作努力的报告。报告

的一个关键调查结果是，市政当局需要更大的能力和支持，才能应对地方一级暴力极端主义的挑战。因此，我国建立了瑞典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中心，以知识、研究和范例支持市政当局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此外，市政当局现已任命地方协调员，帮助加强地方和国家各级之间的合作，使预防极端主义的方案获得国家资助。

瑞典儿童问题监察员今年早些时候提交的另一份关于儿童卷入暴力极端主义的报告表明，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儿童的经历，以确保他们顺利重返社会。因此，社会服务部门就如何处理返回者及其家人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目前正在得到落实。

虽然地方、国家和区域努力十分重要，但如果在反恐努力中取得成功，国际合作也仍然至关重要。今年6月底顺利举办的首届会员国反恐机构首长高级别会议对促进这种合作大有裨益。该会议期间一些最宝贵的贡献来自民间社会代表。正因为此，我们要强调民间社会应当不受限制地出席今后各次会议。

最后我谨重申，所有反恐措施的实施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决不能忽视尊重人权。

瓜迪女士（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和助理秘书长米谢勒·科宁塞科斯作通报，介绍秘书长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七次报告（S/2018/770）。我们认为报告非常全面，内容详细。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将反恐怖主义列为他的优先事项之一。我还要感谢库克女士所做的贡献。

正如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所讨论的那样，由于军事压力，伊黎伊斯兰国在主要战场上遭受战略挫折，秘书长的报告（S/2018/770）中肯地指出，从2017年底开始，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被击败，向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撤退。结果，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向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的流动已经基本停止。这显然摧毁了它的全球宣传机器，减少了其收入来源。各位通报人也已经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几点。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不贸然宣布已经战胜恐怖，才是明智之举。考虑到报告所述和我们从通报中听取的内容，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仍将是一个重大挑战。报告恰如其分地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当前正在从一个占有地盘的实体向一个秘密网络转型，其地区附属团体的活动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回流与迁移造成的威胁，仍然构成巨大挑战。

显然，从冲突区向其他地区回流和迁移的作战人员目前给国际安全带来很大威胁。这些事例显示，虽然在战场上击败伊黎伊斯兰国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打击现存威胁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对付所有这些挑战，都需要妥善落实联合国各项决议，更重要的是，需要国家和非国家实体在各个层面上同心协力，精诚合作。

我们还在报告中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及其附属作战人员和同情者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中东、非洲、欧洲、中亚和南亚以及东南亚造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针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在切断恐怖主义财源、确保边境管理和执法、确保国际司法合作、起诉、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抨击恐怖主义言论和动员社区参与等领域采取的对策，都非常重要。

非洲仍然深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我们看到北非和西非、萨赫勒地区和东非正在发生的一切，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者与同情者，继续对这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就东非而言，基地组织的一个附属团体青年党仍然严重威胁索马里和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但我们还看到，在索马里活动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崛起，它们听从邦特兰中央指挥部发号施令，如秘书

长的报告所述。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报告也佐证了这些结论，并提供了有益的深刻见解。

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仍然对该国和广大地区构成威胁。该国的不安全为恐怖分子营造了安全庇护所，进而影响邻国。根据报告，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是北非的恐怖分子有可能直接参与贩运毒品或人口。如果事实证明确有其事，这个问题的确仍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事。在西非，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西非省亦即博科圣地之类组织依然活跃。该地区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的团体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构成的威胁，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我们愿重申，恢复利比亚、马里和乍得湖流域的和平与稳定，对于使恐怖主义团体无从获得安全庇护所，确实至关重要。提高萨赫勒五国集团成员国和乍得湖地区成员国的能力，对于打击在这一广大地区活动的恐怖分子，仍然非常重要。也正因如此，在我们着手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军事观察团向索马里安全部队过渡时，恢复安保管理才如此重要。

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当促使我们在各个层面上建立有效合作。全体会员国全面落实针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现行国际法律框架，对于加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对此，我们愿重申，发展中国家在妥善落实这些法律框架时，因其在多个不同领域能力有限，将继续面临重重困难。可以看到的不足之处，大体而言，不是由于缺乏担当，而是缺乏所需资源和技术及其他相关能力——在此不一一列举。

因此，除了在各个层面上建立必要合作之外，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对于有效落实这些法律框架极其重要。我们还认同，有必要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之间，以及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授权的各有关机构之间加强协调，使之齐心协力支助会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

阿多姆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和其他人一道，祝贺主管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先生；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米谢勒·科南女士以及激进化和政治暴力问题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乔安娜·库克女士作了内容详实的通报。

我国代表团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尽管达伊沙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遭受军事和战略挫折，它们依然对世界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我国代表团欢迎联合国有决心并不断支助会员国在一种全面和协调做法的框架之内，应对打击恐怖主义这一长期挑战。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S/2018/770），很多挑战仍然存在，包括达伊沙逐渐变成一个联结各个分支的纽带，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回流和迁移也带来威胁。此外，达伊沙及其关联团体正在利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这使打击恐怖主义团体筹资、招募和宣传活动的斗争进一步复杂化。这些新挑战迫使各国改进和协调它们的工具和对策，使之与这种祸害的规模相匹配。

我国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达伊沙的行动影响着整个世界。在非洲，达伊沙所属的大量战斗人员，仍然活跃在索马里、大萨赫勒和西非及北非，尤其是埃及和利比亚，那里有3000到4000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恐怖主义团体通过越来越老练的武装袭击，继续从事破坏稳定的活动。它们还扩大了对走私通道的控制权，妨碍受影响地区的商品和人员自由流动。例如在非洲，已经因各种困难而遭到削弱的国家，将被迫分配很大一部分预算，用于在不对称战争中打击敌人，这些不对称战争削弱其发展努力。

鉴于这一局面，科特迪瓦敦促所有行为体之间团结合作，并倡导提高国家和区域反恐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2月23日签署《全球反恐协调契约》，这是联合国负责反恐斗争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各实体的负责人之间开展合作的框架。我国还欢迎

在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区域进行高级别双边协商，由此加强反恐主义办公室和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之间的合作。

这种合作至关重要，有助于对评估访问采取后续行动，以确保拟议的技术援助符合各项建议，有针对性地满足每个国家的优先需求。我国代表团欢迎大会6月26日一致通过关于审查《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第72/284号决议，以期通过合作战胜恐怖主义。

最后，我国欢迎6月28日至29日在总部举行的会员国反恐机构负责人第一次高级别会议得出的结论。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论坛，以供交流如何加强多边合作，包括创新性的公私伙伴关系，以改进分享敏感信息的情况。

不可否认，反恐是紧急的国家和国际安全事项。当前的反恐战略提出的安全对策无论多么完善，都只有在消除贫困和青年失业现象的大胆政策的支持下，才会真正具有效力，因为贫困和青年失业是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因此，科特迪瓦认为，恐怖主义运动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打击这些运动的协调一致战略框架内合力予以打击。

埃索诺·姆本戈诺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欢迎亨特大臣出席会议，并欢迎他主持今天会议的方式，今天的会议使我们得以聚集一堂，应对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感谢他召开本次会议。

我还要与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反恐主义办公室主任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先生、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米谢勒·科宁塞科斯女士及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安娜·库克女士就达伊沙构成的威胁所作的内容翔实的通报。

秘书长关于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的第七次报告（S/2018/770）确认，尽管达伊沙的财政资源减少，其核心层遭到削弱，并且不太活

跃，但它仍然是个全球性的威胁，对所有大陆和次区域都产生影响。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正在讨论这份报告。达伊沙从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秘密和分散的网络，其区域附属组织及其由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千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的网络，以及涉及利用整个家庭实施自杀式袭击的可悲新现象，都是推动这一演变过程的因素。

应该强调，绝不能让达伊沙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的局部失败误导我们。来自中东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越来越多地现身非洲，这正在助长其北非、萨赫勒和撒哈拉区域、乍得湖流域和东非等地同伙的决心、战略及财政手段得到加强。达伊沙的机动性也将影响它自身及其附属组织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和青年党等其它恐怖团体之间日趋加强的协作。特别是在非洲，这些情况，加之国家间发展不平等、贫穷、机会不平等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机会不平等、利比亚危机导致小武器和弹药流通量增大以及流离失所者的存在，是非洲大陆旷日持久的冲突日趋复杂的原因。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赞扬并鼓励正在做出各种努力，在反恐斗争、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以及继续强化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联合国反恐主义办公室之间特别是各反恐制裁委员会之间的合作方面，确保联合国系统做出更好的协调。我们还赞赏会员国尽最大努力打击恐怖主义，重申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国家主权，以防止和消除导致达伊沙在非洲和中东形成和壮大的结构性原因。在这方面，我们谨提出三项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对全球目前打击达伊沙和恐怖主义的努力的补充。

首先，我们认为，在反恐斗争中消除避风港和“黑点”极其重要，以便限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行动以及达伊沙及其附属组织的扩张计划。至关重要的是确定反恐决议执行工作受限的区域和国家，不论原因为何，其中包括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建立法律结构、保护边界、包括海上边界，以

及停止资助恐怖主义等优先事项。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今年在中亚采取的联合行动，并鼓励在非洲开展类似的努力和研究项目。我们还要着重强调赤道几内亚、科特迪瓦、美国、埃塞俄比亚及荷兰会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于6月举行的“阿里亚办法”会议，其主题是海上跨国组织犯罪及其目前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方式，这有助于凸显这一现象有时如何可能对区域和/或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其次，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有必要致力于消除冲突的根源，从而致力于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与和平。在这方面，可以重点通过增强妇女和青年的权能、投资于教育和创建劳动力市场，促成强有力的反击宣传，驳斥达伊沙的言论。因此，我们欢迎文件A/72/840所载的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活动的报告。6月，该报告在《全球战略》第六次审查中以协商一致方式得以重申，因此，我们将能够对这些活动采取后续行动，更好地了解其集体影响。

第三，我们认为，加强现有反恐伙伴关系及其协调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分享信息和经验，从而加强联盟及其打击达伊沙的效力，才能消除这一挑战。

赤道几内亚是非洲情报和安全事务委员会中央办公室的主要投资者之一，非洲各情报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参与该办公室的事务。该办公室在和平与安全事项上为非洲联盟及其各机构提供协助。我们认为，该论坛的重要性对于促进各国合作和兄弟情谊以打击包括达伊沙在内的恐怖主义团体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我们赞扬今年6月举行的会员国反恐怖主义机构负责人高级别会议取得的成功，并呼吁今后举行类似的活动。我们还鼓励支持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共同努力在非洲打击达伊沙和恐怖主义。

最后，赤道几内亚共和国重申非洲联盟的立场，认为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对非洲和世界

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危险威胁之一。在这一方面，我们重申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今天召开通报会。我们感谢沃龙科夫先生和科南女士详细分析了打击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他们所领导的机构在编写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报告（S/2018/770）时所做的积极努力。我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库克女士的通报。

在军事上遭受损失并失去领土、经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宣传机器被削弱以及战斗人员士气低落的情况下，该团体领导层寻求任何机会来维持其影响力。全球恐怖分子的“巴别通天塔”已经崩溃。然而，伊斯兰国团伙继续用一个声音说话并成功地相互协调。在碳氢走私网络被捣毁之后，恐怖分子转而寻求新的财政和后勤支助来源。

据报道，发生了在股票市场进行投机活动的事件，恐怖分子力图向广泛国家经济体中的合法部门投资。伊斯兰国的支持者积极投资于旅游业、酒店、农业、养鱼场、制药公司及建筑公司。该团体还继续竭力控制毒品走私路线，包括在阿富汗境内的路线。此外，伊斯兰国继续从那些打着慈善基金会、宗教团体及其它非政府组织的幌子提供合作的外国赞助者那里获得资金。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今天提出的报告的出发点是承认叙利亚军队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一点在大马士革郊区进行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激烈战斗中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所取得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叙利亚首都边界。在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已有1400多个城镇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现在，叙利亚96%以上的领土已在政府部队和人民民兵部队的控制之下。结果，超过150万叙利亚难民已得以返回家园。与此同时，我们并未忽视叙利亚境内潜伏的恐怖组织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伊斯兰国支持者正在竭尽全力。他们积极招募未成年人，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以进行恐怖袭击。恐怖

袭击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加频繁，特别是在伊德利卜地区。此外，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境内构成威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据各种报告称，该团体有4 000至10 000名积极成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地区活动。

在军事上击败伊斯兰国的同时，有必要最有效地解决追究激进分子责任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提出不允许企图取代叙利亚政府反恐机构职能的问题。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述，在政府部队开展抓捕行动的同时，某些武装实体也正在逮捕伊斯兰国成员。我们希望收到更详细的信息。具体是谁在执行这样的任务？依据是什么？被拘留者的命运如何？是否有计划将他们交给当局？我们相信，我们将得到安全理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答复，而无需等待下一次报告发布。

我要重申，最终，所有那些向恐怖分子提供直接或间接援助的人，更不用说战斗人员本身，都必须承担责任。然而，收集和处理证据并向司法机构移交这些证据，必须严格按照国际法进行，并充分尊重伊斯兰国犯下罪行的所在国的主权。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调查恐怖主义罪行的倡议无一能说是合法的。就我们而言，俄罗斯调查机构在得到大马士革官员的同意和配合下，积极参与在叙利亚国土上进行的此类努力。

在2月份讨论秘书长的第六次报告（S/2018/80）期间（见S/PV.8178），俄罗斯代表团提请注意公然违反对伊斯兰国的武器禁运的行为。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这帮暴徒是如何建成武器库的。7年来，武器库使这些暴徒基本上能够抵抗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目前的报告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好像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满足于目前有利于他们的现状，他们抢劫其控制的领土内的储存地点并制造简易爆炸装置。实际上，这些恐怖分子只能使用简易方法制造一小部分武器，而且只能制造最原始的武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在从国外提供武器，包括通过半合法结构或甚至在某些国家的情报部门的支持下提供武器。我们相信，将于9月3日和4日在

莫斯科举行的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背景下打击非法供应武器的国际会议期间，将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进行详细讨论。

伊斯兰国的活动有所减少，这使得“基地”组织再次出现，每月融资额达到2000万至4000万美元。该组织正在加强与北非附属团体的联系。它力图控制当地的犯罪企业，并投资于非洲国家的农工业资产。根据现有报告，由于伊斯兰国被取而代之，“基地”组织及其盟友可能会发挥反对国际社会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叙利亚冲突的作用。

最后，我们要重申，消除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附属团体构成的威胁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在真正的集体基础上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正感兴趣地研究秘书处领导层提出的建立反恐协调员网络的倡议。我们相信，加强会员国专门机构的务实合作是在非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联合国领导的单一反恐联盟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要做的事情。

下午5时20分散会。